

理想国

imaginist

西西

飞毡



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西西



飞毡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·桂林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飞毡 / 西西著. —桂林: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16.1

ISBN 978-7-5495-6305-0

I. ①飞… II. ①西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012038 号

本书简体中文版由洪范书店有限公司授权出版, 发行仅限中国大陆地区, 不包括台湾、香港及其他海外地区。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: 541001

网址: www.bbtpress.com

出版人: 何林夏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发行热线: 010-64284815

山东鸿君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
开本: 787mm × 1092mm 1/32

印张: 15.375 字数: 262千字

2016年1月第1版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 58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说毡（代序）

书名《飞毡》，严格说来，应是《飞毯》。毡与毯，音和义皆有别。

先说毡。何谓毡？我国古代制毡，是把羊毛或鸟兽毛洗净，用开水浇烫，搓揉，使其粘合，然后铺在硬苇帘、竹帘、草帘或木板上，赶压而成。《说文》之解释为“捻毛也，或曰捻熟也。蹂也，蹂毛成片，故谓之毡”。《释名》说“毛相着旃旃然也”，称为毡。《考工部》说：“毡之为物，无经无纬，文非织非纆。”

毡并没有经过纺捻和编织加工的过程，纺织学上称为无纺织物。它的出现，远比任何一种毛织毯为早，新疆地区气候较冷，在原始社会时期，已经广泛使用。公元前一千年的周王朝，宫廷中已设置了“共有其毳皮为毡”，监制毡子的官吏，称为“掌皮”。

毡是无经无纬压成之物，如今居室所用的 blanket，即毛毡。一般手工用的 felt，也是毡之一种。毡音沾，异体字为氈〔编注：原

文为“氍音沾，异体字为毡”]。

次说毡。毡也是用羊毛或鸟兽毛制成，却经编织过程。织法大致分两类：一为经纬平纹组织法，一组经线与一组纬线平行交织；相当于如今几桌上用的衬垫物 mat，或置于门口地上用之蹭鞋 rug。二为栽绒法，主要是在一组经线二组纬线织成的平纹基础组织上，再用绒纬在经纬上拴结小型羊毛扣，即如今一般所称之地毯，carpet。毡音坦。

毡或毡，在我国古代，有许多不同的名称。先秦时，称之为氍、罽、织皮。《逸周书·王会解》中提到伊尹向商汤建议，跟四方各地交换或贡献物品时，要“以丹青、白旄、氍罽、龙角、神龟为献”。“氍罽”即毛织品，罽，还是华采毛织品的总称。《说文》中解释为“西胡毳布也”。《尚书·禹贡》记载有“织皮、昆仑、析支、渠搜、西戎即叙”。织皮，不是地名，而是毛布，制造者是织皮人。

毡或毡，于汉唐时称氍毹、氍毹、氍毹。氍毹音瞿俞[编注：原文如此，氍毹音 qú shū]，与毡音近；而氍毹音毡绒[编注：氍音 tāng]，与毡音近。外国学者从语音的角度考证，认为氍毹相当于中世纪的波斯语 Takht-Dar，氍毹相当于古阿拉伯语 Ghashiyat。

汉唐时，氍毹与毡常相提并论。张衡《四愁诗》中说“美人赠我毡氍毹”；汉《乐府·陇西行》诗曰“请客北堂上，坐客毡氍毹”。而毡毡这种毛织品的铺设位置、用途也不明确。《乐府》句中的“坐客毡氍毹”，是指铺在地上的织物，而“氍毹五香木”则是铺于坐卧家具之上的垫褥。唐代诗人岑参在《田使君美人舞如莲花北铎歌》中写道：“高堂满地红氍毹，试舞一曲天下无。”

显然是铺在地上的毯；而《玉门关盖将军歌》中写道：“织成壁衣花氍毹，灯前侍婢泻玉壶。”分明是壁挂了。岑参乃边塞诗人，身处边疆，当然多见氍毹。而身处中原的杜甫，笔下是常见的毡。《与任城许主簿游南池》中写道：“菱熟经时雨，蒲荒八月天。晨朝降白露，遥忆旧青毡。”这是杜甫游齐赵时所作，秋天来了，遥遥怀念故乡，有什么比老家的青毡更温暖呢？青毡，乃穷等人家的御寒物。

明文震亨《长物志·绒单》曰：“绒单，出陕西、甘肃，红者色如珊瑚，然非幽斋所宜，本色者最雅，冬月可以代席。狐腋、貂褥不易得，此亦可当温柔乡矣。”富贵之家，当然以狐腋貂褥保暖，一般人则以绒单代席。绒单，由毛织成者曰“毛绒”，由丝织成者曰“丝绒”，绒单即绒毯，也即是毡。清李斗《工段营造录》曰：“铺地用棕毡，以胡椒眼为工，四围用押定布竹片，上覆五色花毡。毡以黄色长毛氍毹为上，紫绒次之，蓝白毛绒为下，镶嵌有缎边绫边布边之分。”可见毡也分等级，青毡当属蓝白毛绒，为下等毡，边镶也必定为布边。杜甫《戏简郑广文兼呈苏司业》诗中写到这里“诸公衮衮登台省”的广文先生：“广文到官舍，系马堂阶下。醉则骑马归，颇遭官长骂。才名四十年，坐客寒无毡。”青毡已为日用必需品，可是广文先生官独冷、饭不足，连青毡也无以奉客。宋王禹偁另有诗句云：“除却清贫入诗咏，山城坐客冷无毡。”七言中融嵌五言杜句，但易一字。无毡之苦，诚然古今共通。

区区一毡，已反映炎凉世态。然则读者看我抄书抄到这里，只怕已如坐针毡了。这种苦，当比冻寒无毡更难受。我近年对书

法艺术萌生兴趣，每天也试试习字，而古人是用青毡“衬书大字”（见《长物志》）。《世说》载王献之在书斋夜卧，有盗入室，献之对他说：“青毡我家旧物，可特置之。”书圣父子家中的旧青毡，想来不会用作铺地保暖，是以弥足珍贵。韩愈的《石鼓歌》云：“毡包席裹可立致，十鼓只载数骆驼。”原来曾有人提议用毡包裹石鼓这种至宝之物呢。毡之为用大矣哉。毡屋即蒙古包，毡车即篷车。个人的用品有毡帽、毡袜、毡靴、毡笠、毡笔、毡裘；家中则挂毡帐、毡帘。至于毡墨，可模拓碑文及古器图形。

毯字的出现，远溯自唐代，《补江总·白猿传》有：“嘉树列植，间以名花，其下绿芜，丰软如毯。”那时，毯与地还未组成一词，却和毡合用。白居易《青毡帐二十韵》诗句：“软暖围毡毯，枪扞束管弦。”到了清代，红楼梦第七十六回：“贾母又命将毡毯铺在阶上。”毡毯合称，用途有别。地毯的名称，要到元代才正式登场。《元史·世祖皇后察必列传》中记载：“宣徽院羊膻皮置不用，后取之合缝为地毯。”这段文字所记的地毯，显然是铺地的羊皮，而不是栽绒地毯。可《大元毡罽工物记》中就记载了各式地毯的制法与颜色，泰定年间的记载是：“赴中尚监资成库送纳成地毯六扇”、“西宫鹿顶殿地毯大小二扇”、“成造地毯四扇”等。

《飞毡》一书中所叙述的毛织品，是地毯，为什么称为毡呢？《说文》说得好：“氍毹、毹毹，皆毡类之属，盖方言也。”小说中的肥土镇，有自己的方言，对于毛棉绒丝织成的铺垫物，不管是平纹或栽绒织法，不管是为人取暖、覆盖、供人欣赏，包裹东西，作为书写的垫子，以至纯为踩踏之用，一律称之为毡。店铺的招牌上明明写着地毯铺，可肥土镇人称为地毡店，无论毡

毯，都叫它毡。这不完全是虚构，我生活的地方，一直毡毯不分，都读成“煎”。所以，小说从俗，名为《飞毡》。至于内文毡、毯并用，则略有分别：正常叙事，用毯；如由肥土镇人口中陈说，则用毡。

打开世界地图，真要找肥土镇的话，注定徒劳，不过我提议先找出巨龙国。一片海棠叶般大块陆地，是巨龙国，而在巨龙国南方的边陲，几乎看也看不见，一粒比芝麻还小的针点子地，方是肥土镇。如果把范围集中放大，只看巨龙国的地图，肥土镇就像堂堂大国大门口的一幅蹭鞋毡。那些商旅、行客，从外方来，要上巨龙国去，就在这毡垫上踩踏，抖落鞋上的灰土和沙尘。可是，别看轻这小小的毡垫，长期以来，它保护了许多人的脚，保护了这片土地，它也有自己的光辉岁月，机缘巧合，它竟也会飞翔。蹭鞋毡会变成飞毡，岂知飞毡不会变回蹭鞋毡？

这书的写作，曾由朋友替我向香港艺术发展局申请资助。资助通过后半年，忽然产生一些古怪的议论，让我看清楚了某些人情物事，而这，未尝不是多年来努力编织这毡的额外收获。

【卷一】

睡眠与飞行

庄周梦蝶。

许多年来，这寓言衍生过多少不同的解释？

如果顺着作者《齐物论》的观念，以为“天地与我并生，万物与我为一”，那么，人只要开放心灵，摒弃私见，不再泥执自我，在某方面而言，人和蝶未尝不可以互通互化；就在化物与化我之间，物我的界线消失，主客融化为—。

真是一个有趣而含义丰富的寓言，许多年后仍然能够引发各种的联想，比如说：睡眠与飞行。庄周说，他做了梦，梦见自己成为蝴蝶。如果一切正常，人在睡眠的时候才做梦；蝴蝶是一种会飞的昆虫。

人类需要睡眠。

大多数的动物也需要睡眠。

昆虫和禽鸟会飞。

人类不会飞。

但人类和其他动物比较，无疑有更发达的头脑，更懂得思想。人类总是不断求索，向无限的时间开拓；对宇宙充满好奇、想象，而且会累积思考和探索的成果。

人类为什么要睡眠？是什么东西触发睡眠反射？迄今并无一致的答案。那种认为脑细胞需要休息的说法，早被推翻：即使常常处于休憩状态的人，隔一段时间仍然会感到发困；即使在睡眠里，脑细胞仍然没有停止活动。

科学家老早指出，人类睡眠中的眼球，往往出现快速的、不规则的运动。因此，人类的睡眠，并非如一般人所想象的“安息”，而是一种“活动”，而且是繁频的“活动”。梦，就在“活动”的睡眠中出现。

有些科学家认为：眼球快速运动的睡眠，能够提供一种恒常的刺激，使中枢神经系统调整到戒备的状态，以应付敌意的外部世界。原始人穴居野地，睡眠时不得不保持警觉，以防身体陷入完全困睡而失去防御。如今，文明日久的成年人，睡眠时并没有“安息”，相信是从漫长的进化中继承了“戒备警卫”的本能。

人类睡眠的时候，瞳孔缩小，血压降低，脉搏转弱，出汗减少，呼吸缓慢。这些都是退守、自卫的表现。动物冬眠时，也呈现类此的情况。睡眠，使休眠者沦为弱者。“活动”睡眠，其实是人类抗拒睡眠的反映。

人类白昼活动，站立或行走，和土地接触的只是两片脚板与十只脚趾；到了晚上，人类躺下来睡眠，整个躯体就躺卧在地面上。人类最接近、最全面贴近大地的时候，就是睡眠的时候。抗拒睡眠的无意识引导人类仰望天空，渴望飞行。但人类并不能够飞行。

蝴蝶是一种能够飞行的昆虫。

庄周梦蝶，这寓言，寄托了人类抗拒睡眠的无意识。

生物钟

领事先生的身体内有一个钟。

领事夫人的身体内也有一个钟。

他们体内的钟，是生物钟。人类每日必须睡眠，睡眠之后又会醒觉。这神秘的周期，看来是被一种生物钟所控制，而不单是由于疲劳。人体内的钟就像人造的钟表一样，是地球自转的模拟物。科学家认为：控制人体睡眠的生物钟，可能通过一种生物学的而非机械的震荡，被地球的自转“带着走”。所以，人类的睡眠才会和外界的一昼一夜周期同步合拍。

这正是睡眠的时分，在肥土镇，如今已经是子夜十二时了。地球上虽然大多数动物需要睡眠，可并不一定要在夜晚进行。夜行动物比如老鼠，它们在白昼时躲在黑暗的洞穴中睡眠，而当黑夜来临，可以安全觅食了，就自动地醒来。人类刚好相反。人类是昼行动物，白昼时活动，到了晚上，就在黑暗的环境中睡觉。

领事先生和领事夫人回到官邸的时候，已经是晚上了。他们体内的生物钟都已经指向睡眠的钟点。此刻，领事先生不停地打着呵欠。所以，不久，他们就各自睡在床的一侧，再过一阵，我们还听见轻微的鼻鼾声。那是领事先生的鼻鼾声。

虽然，领事先生和夫人的身体内都各有一个控制睡眠的生物钟，但他们体内的钟并不完全相同。你听，领事先生发出了轻微的鼻鼾声。他已经睡着了；而领事夫人呢？没有。她亮着灯，倚在床上看书。那是一本新出版的家乡杂志。领事夫人觉得，她体内的睡眠钟是一个慢钟，因为她到了晚上还是精神奕奕，

常常拖到子夜过后很迟才睡得着；而她的丈夫，他体内的睡眠钟则是一个快钟，到了晚上十一点，他已经呵欠频频了。

领事先生和领事夫人都不是肥土镇原住民，他们来自法兰西。他们是到肥土镇来公干的。在地球上，法兰西和肥土镇刚好一个在西，一个在东。太阳照着法兰西国时，肥土镇正好是夜晚；而肥土镇日当头时，恰巧是法兰西国的深夜。领事先生和夫人起初到肥土镇来，完全给两地的时差弄得日夜颠倒，醒睡不分，渐渐才能适应。

这天晚上，领事先生和夫人出席了一次晚宴，然后又被邀请去看歌剧。肥土镇大会堂常常上演音乐会，奏的多半是钢琴、小提琴，入座的也几乎全是番人。肥土镇的居民一般不上大会堂去，一则不习惯番土音乐，二来也不习惯那种衣香鬓影、正襟危坐的场合。肥土镇的人自有他们爱上的剧场。他们喜欢上戏院看肥土剧，穿平日舒服的衣裳，票价不贵，曲词一听就懂，又可以随意吃喝，说话。

肥土镇的原住民不上大会堂听番土音乐，那些居住在镇上的番人也不上普通的戏院看肥土剧。的确，由于语言不同，番人看不懂肥土剧。不过，肥土镇的大会堂终于也上演一出肥土剧了，一位通晓番语的戏剧迷花了许多心血，把肥土剧的曲词、说白，一一译写成番文。于是，产生了很特别的一套番语肥土剧。碰巧有一位英格兰的亲王外游途经肥土镇，官府就在大会堂上演一场地方戏曲，给嘉宾开开眼界。各国的领事也应邀出席，剧目是《庄周蝴蝶梦》。

疑妻

领事夫人在祖国看过不少戏，不过，肥土镇的番语戏曲她还是第一次看。她觉得从头到尾的大锣大鼓喧闹了些，可那些演员的戏服她很喜欢，全是飘飘逸逸的丝绸，发式也极特别。至于戏的内容，那是多么奇怪的故事：一个叫做庄周的人，要试试妻子对他是否忠贞，竟假装死去，躺进棺材里。可他又想到办法扮成另一个男人，去引诱妻子谈情说爱。结果，这做妻子的因为有了新的情人，答应用斧头去劈开棺木。

根据通译的讲解，古代真的有这么一个人，妻子死了，他却敲着盆子唱歌，又写文章说自己做梦，就梦见自己变了蝴蝶，飞得挺适意。通译告诉领事先生和夫人，庄周是一位哲学家，试妻的故事是后人编出来的。

“哲学家对事物总有一套独特的看法。”领事先生说。

“我想，这位哲学家的妻子一定长得不漂亮，所以，他做梦就变成蝴蝶了。”一位花枝招展的女子这么说，“唉，男人总要怀疑妻子，不相信妻子。”

领事先生睡得很熟了。领事太太翻了一阵书，又想了一阵晚上看的戏，一直毫无睡意。她扭熄了床头的小灯，披上晨衣，走到露台上，把打开的落地玻璃长窗关上。正在这个时候，她看见一件会飞的物体，在露台外面不远的地方，轻盈地飞行。这物体并不发光，也没有声音。物体继续飞行，愈飞愈近，可以比较清楚地看见它了，那是一幅会飞的毯，就像她在书本里看

见过的图画一样。

“比埃，比埃。”领事夫人一面喊一面再打开露台的长窗。

“什么事？”

当领事先生赤着双脚奔出露台，只看见妻子抬头仰望天空，伸手指着遥遥的星云。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仿佛妻子做了一个奇异的梦，把他从睡眠中唤醒。

“飞毯，比埃，是飞毯，我看见飞毯。”

领事先生看不见任何飞行物体，他用手轻轻搂抱着妻子的肩膊，但她仍激动地指手画脚告诉他。

“多奇怪，会飞的毯，从前面一直飞过来，从这边一直飞上去。毯上仿佛有一个人，可惜看不清楚，太快了，太突然了。”

“伊芙，你刚才一定又在看那些科学幻想的书了。”

“我看见了飞毯。上面是有人的，大概是个女子，穿的衣裳，就像晚上看过的那出戏中的女主角，飘飘逸逸的，非常轻柔。”

“今天晚上，你看了听了太多奇异的故事，会飞的毯？上面坐着古代的女子？一定是那些故事影响你，是那个哲学家的妻子，是那个会飞的蝴蝶。啊，还有，上个星期我们去参观过肥土镇的飞机表演，这里的人从来没有见过飞机哩。”

“嗯，一连三天，风很大，又下毛毛雨，可惜飞机飞不起来。”

“是啦，那是因为你太盼望它飞起来。啊啊啊，还有，还有，前天我们去参观过那个地毯展览，一定是那个飞机和那些地毯，在你的脑子里旋转。”